

獨醒雜志

下

晁



獨醒雜志卷第六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荆子荆名楚廬陵人紹
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獨崇
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京當國
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還移書謂馮澥曰蔡氏廢
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爲宋玉莽吾不願仕澥得
書不敢荅澥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
歸子荆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

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
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辯行
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顥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爲縣宰所
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爲余言府君爲惠
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
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
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
古廉吏惜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
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
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
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
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
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
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
不平卽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爲在官十五任薦者四
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

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肖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爲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爲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衆人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

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
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
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
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
蒙恩內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
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
禮部不第流落困蹟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
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

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爲天下第一遣書報其
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
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
名爲老榜初體仁旣預漕舉謁一達官于東上之費
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
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
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叅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
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游歷二府七換

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
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
府兩以太師致仕爲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
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
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
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
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
四花枝榦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

小爲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
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
其晚春詩云鬪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
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
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
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暉崇觀間吉守
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轘陽居士師郝名處俊
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

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鴈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陵無奈秋思詞旣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爲守政事有體識
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
其辭云檢身清慎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于代滿望
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
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
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于丙
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
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日取之酈善

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爲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鵠避太歲是也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爲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爲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

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其爲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爲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謁提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索筆爲

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逋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遁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遁盡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董弁處卿

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貺爲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爲趙
佛子方贑卒之擾王師出往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
周而卒將聞其爲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
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爲
歸資君貺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
之籍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後得舊俸
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爲盜所邀君貺曰我無他物僅
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

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
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貺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
感人如此君貺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
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
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土人呼爲仙人跡院有白雲堂
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家亦嘗寓
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曉昏生涯谷汲
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